

周作人自编文集

知堂回想录 下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知堂回想录

下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一 缘起	(3)
二 老人转世	(5)
三 风暴的前后上	(9)
四 风暴的前后中	(12)
五 风暴的前后下	(15)
六 避难	(17)
七 关于娱园	(20)
八 书房	(23)
九 三味书屋	(26)
一〇 父亲的病上	(30)
一一 父亲的病中	(33)
一二 父亲的病下	(35)
一三 炼度	(38)
一四 杭州	(41)

一五	花牌楼上	(44)
一六	花牌楼中	(47)
一七	花牌楼下	(50)
一八	四弟	(54)
一九	县考	(57)
二〇	再是县考	(60)
二一	县考的杂碎	(63)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66)
二三	义和拳	(69)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72)
二五	风暴的余波	(76)
二六	脱逃	(80)
二七	夜航船	(83)
二八	西兴渡江	(86)
二九	拱辰桥	(89)
三〇	青莲阁	(92)
三一	长江轮船	(95)
三二	路上的吃食	(99)
三三	南京下关	(102)
三四	入学考试	(105)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108)
三六	管轮堂	(111)
三七	上饭厅	(114)
三八	讲堂功课	(117)

三九	打靶与出操	(120)
四〇	点名以后	(123)
四一	老师一	(126)
四二	老师二	(129)
四三	风潮一	(132)
四四	风潮二	(135)
四五	考先生	(138)
四六	生病前	(141)
四七	生病后	(144)
四八	祖父之丧	(148)
四九	东湖学堂	(152)
五〇	东湖逸话	(156)
五一	我的新书一	(159)
五二	我的新书二	(162)
五三	我的笔名	(166)
五四	秋瑾	(169)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171)
五六	武人的总办	(174)
五七	京汉道上	(177)
五八	在北京一	(180)
五九	在北京二	(183)
六〇	北京的戏	(186)
六一	鱼雷堂	(189)
六二	吴一斋	(192)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195)

六四 家里的改变 (198)

第二卷

六五 往日本去 (203)

六六 最初的印象 (206)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210)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214)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217)

七〇 结论 (220)

七一 下宿的情形 (223)

七二 学日本語 (226)

七三 筹备杂志 (229)

七四 徐锡麟事件 (232)

七五 法豪事件 (235)

七六 中越馆 (238)

七七 翻译小说上 (242)

七八 翻译小说下 (245)

七九 学俄文 (248)

八〇 民报社听讲 (251)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254)

八二 学希腊文 (257)

八三 邬波尼沙陀 (260)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264)

八五	蒋抑卮	(267)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270)
八七	学日语续	(273)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	(277)
八九	俳谐	(280)
九〇	大逆事件	(284)
九一	赤羽桥边	(288)
九二	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291)
九三	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294)
九四	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299)
九五	望越篇	(305)
九六	卧治时代	(309)
九七	在教育界里	(312)
九八	自己的工作一	(316)
九九	自己的工作二	(319)
一〇〇	自己的工作三	(323)
一〇一	自己的工作四	(326)
一〇二	金石小品	(330)
一〇三	故乡的回顾	(333)

第三卷

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339)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342)
一〇六	从上海到北京	(346)

一〇七	绍兴县馆一	(349)
一〇八	绍兴县馆二	(352)
一〇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356)
一一〇	北京大学	(360)
一一一	往来的路	(364)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367)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371)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375)
一一五	蔡子民一	(378)
一一六	蔡子民二	(382)
一一七	蔡子民三	(386)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一	(389)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二	(392)
一二〇	林蔡斗争文件三	(396)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402)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406)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410)
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414)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418)
一二六	二马之余	(422)
一二七	五四之前	(426)
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431)
一二九	每周评论下	(434)
一三〇	小河与新村上	(438)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442)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445)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449)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453)
一三五	在病院中	(457)
一三六	西山养病	(461)
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	(466)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470)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474)
一四〇	不辩解说上	(479)
一四一	不辩解说下	(483)
一四二	吗嘎喇庙	(487)
一四三	顺天时报	(491)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495)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500)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504)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508)
一四八	五卅	(512)
一四九	三一八	(515)
一五〇	中日学院	(519)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522)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话	(525)
一五三	坚冰至	(530)
一五四	清党	(534)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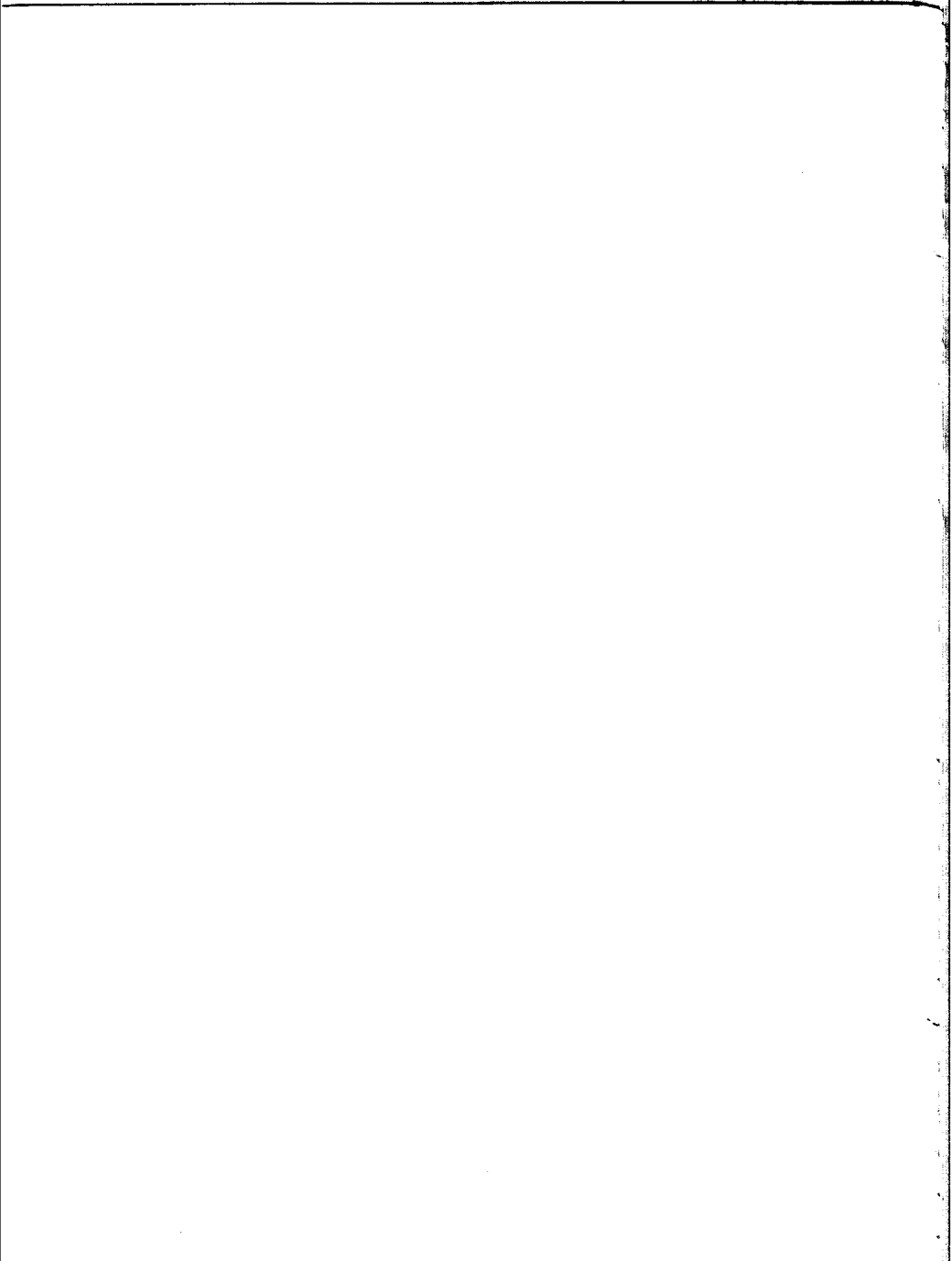
-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一辜鸿铭，二刘申叔
..... (541)
-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三黄季刚 (545)
-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四林公铎 (549)
-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五许守白，六黄晦闻七
孟心史 (553)
-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八冯汉叔 (557)
- 一六〇 北大感旧录六——九刘叔雅，十朱遏先
..... (561)
-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十一胡适之 (565)
-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十二刘半农 (570)
-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十三马隅卿 (574)
-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十四钱玄同 (579)
-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一——续前 (583)
-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二——十五蔡子民 (589)
-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一 (594)
-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599)
- 一六九 女子学院 (604)
- 一七〇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607)
- 一七一 北伐成功 (613)
-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618)
- 一七三 打油诗 (623)

一七四	日本管窥	(628)
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632)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636)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640)
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645)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一	(649)
一八〇	反动老作家二	(655)
一八一	先母事略	(662)
一八二	监狱生活	(669)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674)
一八四	我的工作一	(680)
一八五	我的工作二	(684)
一八六	我的工作三	(688)
一八七	我的工作四	(694)
一八八	我的工作五	(700)
一八九	我的工作六	(705)
一九〇	拾遗甲——小引	(711)
一九一	拾遗乙——儿时	(714)
一九二	拾遗丙——在杭州	(718)
一九三	拾遗丁——大姑母	(724)
一九四	拾遗戊——读小说	(730)
一九五	拾遗己——读小说续	(735)
一九六	拾遗庚——遇狼的故事	(741)
一九七	拾遗辛——我的杂学一，二	(746)

一九八	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	(750)
一九九	拾遗癸——我的杂学五，六	(755)
二〇〇	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	(760)
二〇一	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	(765)
二〇二	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	(770)
二〇三	拾遗卯——我的杂学十三，十四	(774)
二〇四	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	(779)
二〇五	拾遗巳——我的杂学十七，十八	(784)
二〇六	拾遗午——我的杂学十九，二十	(790)
二〇七	后记	(796)
后序		(799)

第三卷







— 〇四 去乡的途中 —

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遏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遏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遏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①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

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逸先总是许季弗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子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有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

“十五日，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虽然没有说明事件，可能是关于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别寄一封快信去，此信于廿八日到达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给我，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后，次日写着：

“五日上午，至中校访徐校长，说北行事。”隔了一个星期，又记道：

“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兴业汇券九十，又挂号信一，内只《群强报》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也。”这里我们查对鲁迅的日记，在四月七条下写道：

“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季弗买书泉州。”上文汇票九十

元的来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时寄到那一封挂号的《群强报》呢？当初一看，似乎是大有文章隐藏在后面，值得用显微镜看，或是化学药水去泡，仿佛是什么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细的反复一想，这里的用意也就清楚的了解了。先祖介孚公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听差”哲学，有些简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仆须知》媲美，我因为得闻绪论，所以也就能了解此种疑难问题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类附寄汇票的信件，照例应当挂号，而这却没有挂，这是一个要点。同时寄来的一封却是挂号信，而信内别无他物，只有《群强报》一片，《群强报》不《群强报》且不去管它，但这总就有了一张挂号回执了，这又是一个要点。两个要点归并在一起，这问题便解决了：寄信的听差忘记了挂号，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件人得到这样怪信，将如何惊疑，则他是不管的了。日记里的话多少还有当时惊异的口气，但当时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问了。后来见到鲁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说我的推测是不错的，这正是“公子”所干的事。“公子”便是那时所用的听差的“别号”，因为他有那么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爷”的责骂，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如何则在所不问的。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所以在《阿Q正传》里边，也还缺少这种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写忠实的地方吧。